

# 万古春归梦不归

## ——宗璞《北归记》读后

张抗抗



### 图书信息

《北归记》

作者：宗璞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18-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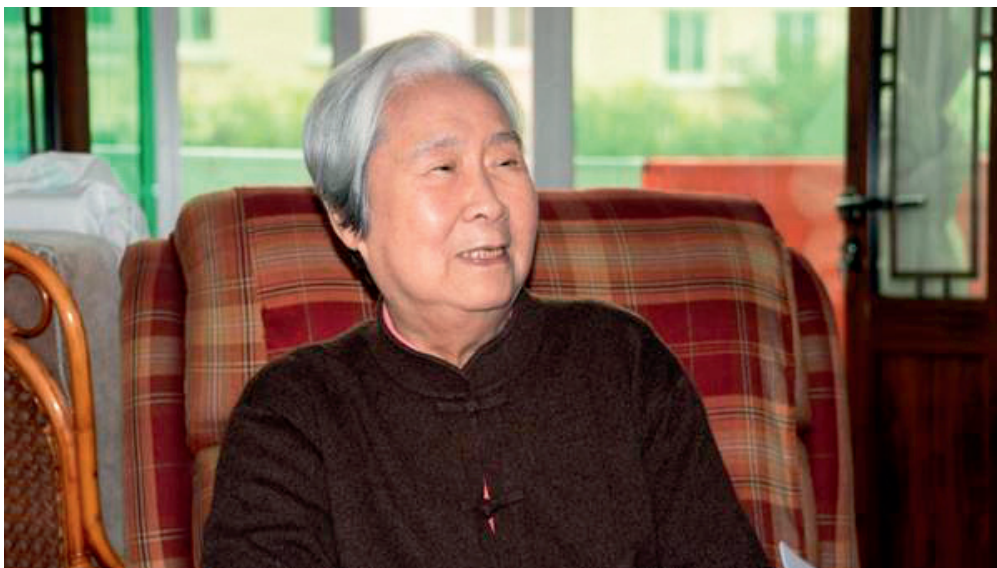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开初，宗璞先生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的终卷《北归记》，终于与翘盼已久的读者见面。自《南渡记》1988年出版之后，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相继问世，《北归记》是最后一部收官之作。《北归记》的出版，无论于作者、于读者、于文学，都是一件令人欢喜庆幸的大事。宗璞先生历时三十余年寒暑，苦累经年，以九十高龄终成百万字长卷，可谓一个文学奇迹。



《野葫芦引》前三卷

《野葫芦引》全本四卷，写了抗战期间明仑大学南迁坚持办

学，至抗战结束回到北平的艰难历程：日本侵华的烽烟下，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——书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，不能被战火吞噬——南渡的是珍贵的典藏书籍，有了书本就有了课堂——讲台、书桌、教师，创办新校园——最后，移动的书桌回到北平，象征知识与文明的复归。若是从地图上看，这条由北至南纵贯国土的转场路线：逃离—安身—求知—困守—成长—回归，是一场师生们以书籍对抗侵略的知识保卫战，颇似“飞去来”首尾对接的一道完美曲线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。师生们终于平安北归，但那些在滇西保卫战中牺牲的勇士，却永远留在了那里，夜夜归梦难成。（取自《北归记》序曲“归梦残”）。又恰如《东藏记》序曲“春城会”所写：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。



宗璞

宗璞先生从五十多岁开始“忧心南渡”，至九十岁“慨然北归”，有谁能像她那样，用后半生三十多年时间，从容不迫、气定神闲地完成这部大书。从“渡”到“归”，由“藏”到“征”，四字箴言寓意深远。“渡”是劫难中的历练、“藏”是隐蔽的斗智迂回、“征”是出击与抵抗，而“归”，不仅是地理概念上劫后余生的回归故园，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危难之中苦觅归途、于风暴的迷惑与彷徨中寻找灵魂归宿的精神之旅。如此庞杂的故事结构、浩大的小说体量、纵贯半个中国的地理空间、长达一个甲子的时间跨度，故事高低起落、云卷云舒，其驾驭难度可想而知。书中数个家庭的聚散离合、近百位人物的命运跌宕，鲜活灵动颇有《红楼梦》旨趣，经脉分明、纹丝不乱。诗经有言：式微，式微！胡不归？然而即使天明，纵然北归，却非凯旋和终结，北归后又如何？《北归记》为此后半多个世纪的“重渡”和“再藏”做出了意味深长的铺垫。宗璞先生在“后记”中写道：百年来，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。

一直以为进步了，其实是绕了一个圈。

这一句，大约是释读《北归记》的钥匙。

我读《北归记》，如同前三卷，始终沉浸于一种浓郁的知识分子气场及校园氛围之中。我在书页的丛林里行走，从昆明到重庆再到北平，我走过躁动濡湿炎热的南国、走过破败待兴重修的校园，空气中弥漫着树叶和青草的气味，课堂上飞舞着书本粉笔的微尘。我不断地感到惊讶惊诧惊喜，而后是更深的感佩钦佩与赞佩。尽管对于宗璞先生典雅优美的文字有足够的准备，却仍然难以相信，九十岁的作家可以有如此强劲的笔力和缜密的思维。

我惊诧书中的青春人物群像，个个率真可爱、洋溢着理想的光泽与丰沛的激情。他们出生于受过“五四”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家庭，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。南渡之初还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：楣、峨、合子、弦子、颖书、慧书、无因、无采、卫葑、玮……在炮火中辗转求学，经历了物资匮乏、疾病饥饿、生死离乱等种种困苦，在国家民族危难中长大。“出走”八年，



书中明仑大学的原型西南联大

归来已是青年。北归之后，作品的色彩逐渐变得鲜亮，校园里除了上课，开始有了朗诵音乐会溜冰舞会等集体活动，空气中飘荡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，作者要有何等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才能够把青春时光的苦闷愁绪、语气场景，栩栩如生地一一还原？

我惊诧其中女主人公嵎的形象塑造，那位聪颖冷静柔情理性的孟家二小姐，被作者设计为一个数学系的学生。嵎因寄望科学救国而选择了数学，嵎所崇仰的数学原理和数学公式的专业知识，读来天衣无缝，可知作者暗自对数学下了苦功夫，或许作者年轻时也曾是热爱数学的吧？如果说嵎的父亲孟樾是全书的精神支柱，那么嵎就是该书的灵魂人物。战乱与艰辛使她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乖乖女成长为一个可替

父亲分忧，为家庭担责的“顶梁柱”；也使她从一个品学兼优的理科生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知性女子。因此，有人将《北归》解读为一部青春成长小说或爱情小说。然而，笔者的用意绝不止于此——嵎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，她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，不从众不流俗勤思善思，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。诗书音乐的滋养、良好的古典文学根基，使这个数学系的女生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。抗战胜利，她的未婚夫庄无因选择了去美国留学，后因内战而不得归。北归即是别，别后再难归。北归欢庆日，最是伤心时。作者把嵎的忧伤和深情，把握得细致感人。有《北归记》序曲为凭：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

痛……

我惊喜《北归记》的叙事语言，仍然如同前三卷那么精致而洗练，拟人写景叙事抒怀对话，都是干干净净恰到好处，简洁节制，增一分则赘、减一分则损，决不纠缠更不冗余。宗璞自《红豆》始建优雅隽永的文字风格，至《南渡》已炉火纯青，复至《北归》达到极致，今人难以超越。

我亦感佩《北归记》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塑造，以孟樾为主轴的老教授们，从校园到方壶圆甑小院，清贫持守忙中有序，千头万绪收拾旧河山。北归后，党派纷争，物价飞涨，社会动荡，校园的生存境遇、生存环境比战时更为复杂艰难。民主梦想寄予谁家？人心终归何处？每个人都在重新做出选择。《北归记》序曲“归梦残”云：怎忍见旧时庭园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人深井。

还必须提到对《野葫芦引》全书词曲的赞佩，《北归记》亦然。宗璞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，文句颇具红楼神韵，红楼残痕渗透入骨。该书以序曲、间曲、终曲贯通，词曲既是小说人物情感的寄托、抒发与补充，也是每一章节的点睛之笔。那些词曲字字珠玑声声泣血，用去宗璞先生多少心力呢？她的创作态度之严谨、精神风貌之顽韧、耐力意志之长久、才情才思之敏捷，我辈愧之不及。以《北归记》终曲“云在青天”为例：到如今，阴晴知晓泪如雨，又几曾打破那葫芦底。卷定了一甲子间长书轴，收拾起三十三年短秃笔。先生们请安息，弟兄姊妹长相忆。过去的已成灰，未来的仍是谜。

每每想到宗璞先生三十年寒暑悉数奉于一书，近年来她更是视力模糊、单耳失聪、椎管狭窄引起眩晕，高血压导致脑溢血，实在心痛

不已。她几乎是以半残之躯蹒跚“北上”，终于跃过终点红线安然北归，是何等幸事。唯一遗憾的是，《野葫芦引》末卷《接引葫芦》，在出版之前被“缓存”，等于全书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尾声。《接引葫芦》是《野葫芦引》这部大书所有人的命运“终结”，缺了最后这个结尾，目前出版的《北归记》只能算“半部红楼”，甚至是一部残本。然而，纵使残缺，该作品的大家气派与文学经典气象，已然遗世独立。宗璞在终曲“云在青天”中有句云：纵然是一次次风波平又起，终难改云在青天水流地。万古春归梦不归……

因而，我读《北归记》，读出的是一个“不归”。脑子里依旧浮上那一句：式微，式微！胡不归？

宗璞先生在《北归记》的后记中，平静地向大家做了告别。她写道：一是告别我经过和我写的时代。父母把孩子养大，好像重新活了一次，写一部书也是重新活了一次……二是告别书中的人物，他们都是我熟悉的人，是我“再转”“再炼”“再调和”创作的人，但又是完全崭新的人。我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他们，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，能活多久，我尽力了……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，要走的路还很长，而我，要告别了。

我却想对宗璞先生说：您创造了那些崭新的人物，把他们（她们）留在了书中，尽管这部书的文字和故事的集聚，算得是“为了告别的聚会”。但您不会与他们告别，因为他们（她们）将会长久地活下去，活在读者心里。

脑子里蓦然跳出《北归记》中所引的李商隐诗句：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若是万古春归梦不归，那么，这个时代的人，究竟梦归何处呢？

（本文转载自《中华读书报》2019年1月30日）